

LIBRARY OF CONGRESS



0 008 847 067 9

崇禎
山東
歷城縣志

九至一二冊

卷一二至一三

三

ORIENTALIA
CHINESE
V13192
54
F1 H1
1640

✓
B192
S4F/H1
1640

3

册	9
卷	12

歷城縣志卷十二

邑人葉承宗撰

藝文志一

序記

詩賦

詩餘

藏書

滕閣已湮猶重王勃之序鶴樓雖舊仍傳崔灝之
詩天台之賦擲地金聲邯鄲之碑色絲幼婦翰墨
所存珍於拱璧矣歷下名帙克棟未暇槩收封邑
之肇建存乎紀述山川之遊咏想其流風謹而志
之庶足當摩詰之畫少文之遊乎作藝文志

序記

上

文非徒記姓名識翰墨已也都邑封域以文而辨

山川風物以文而彰丰采節槩以文而傳世變流
風以文而著被蘚以蒐斷碑撥煨而簡廢乘輯古
裁今得如干首歷山文獻其在斯與

古文

鞏之戰

左氏

成公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
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已酉及國佐盟於袁婁傳曰宣十七年春晉侯使

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成二年孫桓子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
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
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
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人郤獻子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殉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鞏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吾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吾餘勇癸酉師陳於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弓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
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
於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
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駮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
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於君地下臣不幸屬
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
周父御佐車宛後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
郤獻子將截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爲截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截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卒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齊關入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侯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脛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

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子晉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

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氓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私逆公狄七月晉帥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小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歷下軍

司馬遷

田儋者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

殺奴見 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
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
王發兵以擊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定齊
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
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衝救急大破齊魏軍
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
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
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息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
假乃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
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
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旣
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
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
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
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腹螫手則斬
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

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同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繇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

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于是田榮乃自立爲齊王盡併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齊城郭

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
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
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
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
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橫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
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
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
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燕趙用蒯通

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
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
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
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叅破
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
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
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韓信已殺龍且
因令曹叅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

因而立之

灤水

漢桑欽作水經後魏酈道元注

濟水又東北灤水出焉注曰灤水出歷縣故城西

南泉源上舊水湧若輪

謝云舊疑作奮

春秋桓公十八年

公會齊侯於灤是也俗謂之娥姜

一作英

水也以泉

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

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

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為大明湖西

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

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

極下脫一

字或是極望

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

水引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

上承東城歷祀

李云疑作祠

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

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極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

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

為陂謂之歷水與灤水會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

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灤

水又北聽水出焉又北流注於濟謂之灤口也

濟水又東北脫一華不注山注曰單椒秀澤不連

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

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

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

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月

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絪於

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

父卻子將截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截矣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

截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即華水也北

絕聽瀆二十里注於齊伏琛三齊記不音跗讀如

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

又東北過臺縣北注曰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

逕巨合故城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

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

斬邑於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

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陸城與武原水

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水北逕譚城

武原水 卷十一 序記 友聲堂

東俗謂之有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侯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即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炤先碑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年置為王國景帝二年又郡王莽更名樂安郡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子為侯國其水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封東郡尉戴野為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灤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於巨合水亂流又北入於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注曰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於濟水

序

雜詩石刻序

昔賢標其世代國朝名公不贅

宋曾

鞏

子固南豐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昔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

羣黨亦徃徃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
驚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
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
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
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樹登覽之觀屬思千里
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
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
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
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

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
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
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山東鄉試錄序

王守仁

子安
餘姚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
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
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
甲子予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及

其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輩以禮與幣來請
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較者惟務得人初不限
以職任其後歷四十年來始皆盡用學職遂至應
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頓言者
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較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
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
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

文而考較之豈非生平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
懼焉夫委重於考較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
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材之弗得是弗明也
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日奈
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
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
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繇求游夏之屬
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鎬者蓋三千有
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烏

乎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遊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入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其亦有卓然而顯如顏閔游夏之徒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較者不明之罪與雖然守仁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較者不明之罪矣司考較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於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有司考較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較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可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

考較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已

濟南七十二泉詩序

憲僉晏

璧

彦文
廬陵

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山爲地之形勢水爲地之脈絡皆扶輿清淑之氣所鍾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子在川上口逝者如斯孟子曰源泉混混喻道體也文人才子適興而咏歌之者宜哉且濟南爲譚了國附庸於齊南距泰山百餘里郡南三十里爲龍洞巖穴外阻而中豁徑路斗折而蛇行多怪石

幽泉能出雲氣作雷雨泉脈環城內外凡七十有二曰趵突曰玉環曰珍珠曰漱玉曰醴泉曰甘露曰金線曰蜜脂曰白龍曰黑虎曰芙蓉曰柳絮曰金沙曰白公曰孝感曰無憂曰洗鉢曰濯纓虞舜耕於歷山故濟南以歷城名邑有虞舜祠東坡先生書歐陽文忠公舜泉詩刻於石永樂二年持憲節來濟南休沐之暇與大夫君子升高眺遠凝眸而挹山色洗耳以聽泉流綺綰繡錯黛蓄膏渟誠中州之奇觀也抑天造而地設豈人力所能爲哉

昔柳子厚嘗記柳永二州山水怪造物者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於便千萬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於神者今濟南環城不一舍許而七十二泉獻秀呈奇是造物者爲之於中州使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亦勞而無用於神者予故取而詠之惜無柳子之才足以發揚山水之勝詩成濟南太守太原楊有溶請錢梓以傳且賀曰斯泉也閱古今而不能售詩而詠之是泉之遭也余遂書之以附郡志云

邊華泉遺稿後序

潘子寬

嘗聞詩稱盛者莫唐若謂其專且精也後雖有作如唐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豈知刪後無詩漢魏且無足論况唐乎况今之詩乎二說皆非也詩原性情何代無詩安敢以非唐之時而謂無唐之詩乎唐可泯而吾詩之唐猶在也詩以李杜爲大家邈哉不可尙已而繼其盛者有韓柳二人焉淵源固不容已如是哉

明興人文宣朗彬彬然盛矣我鄉華泉邊先生剔歷

中外當道者表爲海內文宗比之於陳子昂輩今
誦其詩如冠冕珮琚雍然廊廟有恢廓之度而無
沉鬱之氣獨倡斯文齊名何李若先生者非韓柳
其人與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歷城舊侯巽川李
公博雅君子也得稿久矣欲梓而傳焉未遑乃托
桃溪方伯王公以竟其志王公慨然捐俸爲之闡
幽光作士類端在此矣詩云乎哉顧今之詩不如
韓柳俾作者繇韓柳而進之李杜大家未必不自
此得之也惠何溥耶予忝方伯公之年誼華泉公
之鄉人安得不嘉其傳而樂道之乎昔左太冲三
都賦就必假皇甫謐爲之先而人始讚述於無窮
信乎有賴於傳矣邊公之遇王公太冲之遇皇甫
何其幸哉若謂詩必唐而後爲盛且傳是李杜之
下當不復有韓柳也安知後之視韓柳不猶韓柳
之視李杜也

函山先生遺藁序

章令董復亨

見心陽平

蓋先士有言代不數人人不數首此言作者之難
而獨歷下界在海岱作者代興無論異代若終軍

彌衡員半千李格非輩已也卽如

明興北地信陽主盟中原則廷實並驅太倉與化縱
橫江淮則于鱗先鳴當北海晚年峨眉天雪大海
迴風鬱而未吐時則有薛君采氏以獨立撐支斯
文睚中原無比地輩時時形之歌詠曰粗豪不解
李空同曰可憐詞客李空同而獨函山先生與之
名齊力敵其舉進士同其晉銓部同其上疏言事
同其罷歸林下時方盛年得以耑力千古同獨君
采爲詩文嶢然自好晚遂落於鷄園祇垣先生流

洋自恣間出馬東籬貫酸齋余嘗譬君采爲漆園
摩詰而先生則東方朔李青蓮幾於陵厲卿相嘲
哂君王者矣然前之若獻吉仲默後之若元美于
鱗其集序皆藉手如椽揭日以行而獨君采與先
生集僅手自裁定竟無有爲玄晏李漢者往歲壬
辰余與先生冢孫公嚴同對公車公嚴手一編示
余曰此先大父遺集先大父集成幾一甲子先大
父而不得與於斯文斯已先大父而得與於斯文
是在後死者敢徵吾子一言之辱余嘗覽古若元

微之之序杜拾遺杜牧之之序李王孫彼其臭味
才力畧相等埒故得以覃竭其菁華而發揮其炳
蔚余臭味微同而才力去先生不啻萬里何能爲
先生役然客歲冬曾卒業先生遺集大率古選出
入陳拾遺李青蓮近體本劉長卿間雜王孟宮詞
逼真王建鹹酸勾肆驚謂馬東籬貫酸齋後身無
論近日王敬夫李伯華也獨其雜著不無唐宋風
調然亦異乎近日之牛鬼蛇神白日行市者乎先
生于廷實稱高座弟子而于鱗之名又先生所命
余嘗推轂先生與廷實于鱗後先代典可目歷下
三絕噫詎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而得之

明明而得之三先生三先生而又得之歷下也斯已
奇矣余旣令陽丘時時過歷下見濟水自王屋伏
流入城西南忽從地湧若噴雪若漱玉會大明湖
湖汪汪若干頃波又東北經華不注山山又蒼黛
若綠秀夫蓉固意其多道文麗藻之士家食時讀
廷實于鱗兩集仍疑未盡旣讀先生集而後知歷
下之山川不愛其靈也廷實若灤上之泉于鱗若

華不注而先生則大明湖槐柳婆娑蒲荷蒼蔚何
所不有也先生名天民正德甲戌進士其直聲古
行別有志傳茲不具論論其遺集大都爾爾

李滄溟集序

張佳胤 西蜀

蓋余嘉靖間爲滑令云而濟南李先生守順德故
事令嚴重他守如其守而先生顧余各以其業進
驩然爾汝相得也會余入郎司農則又進余二三
子久之李先生以關中學使者拂依去再起按察
河南而余亦浮湛中外時時詩相聞凡余所稱述

必李先生先生有所志亦必及余津津乎不啻其
口也蓋李先生歿而余撫吳將以其間梓先生之
詩若文存者而屬元美憂居業先之矣於是元美
屬余序序曰文章關乎氣運信然哉說者謂結繩
而後其盛者代不數代而盛者人又不數乃至岐
詩與文而對稱之則未有兼出媲美者何也詩文
之用異而氣不備完也詩依情情發而葩約之以
韻文依事事迹而核衍之以篇葩不易約而核不
易衍也於其體固難之葩與核左而不相爲用也

則又工言者之所不易兼也孟氏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得春秋之緒者為戰國先秦而其間左氏短長莊列韓非呂覽諸君子汪洋乎其言之也燦然而章蓋至西京而文則已極也然而三百篇之旨微矣東京建安而後稍稍能取其材而小變其格以至陶謝澹澹焉彬彬焉蓋至唐而詩則已極也然而西京之旨微矣彼夫千餘年而人自賢其時者何限然時汚而人受其束識亦俱受汚而不自覺以噉蟬而塗鴉為得造化之巧而實無當於述作之林又何限也此地生乃稍稍知兼出之而敢違以媿羨云乎哉今夫李先生之集行而操觚者可按觀也古樂府五言選不以為白頭陌桑曹枚之優孟哉七言歌行不以為高岑之奇麗哉五七言律體不以為少陵右丞之峻潔哉絕句不以為青蓮江陵之遺響哉排律不以為沈宋之具體哉誌傳不以為左氏司馬之鴈行哉序記書牘不以為先秦西京之耳孫哉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先生詩與文不兼出而先生俛得之亦

已難矣

高皇帝起元季。六合之。而歸之大漠之外。天地若闢而朗者。此其盛不直際三代而况重以諸廟之右。文文明以止。至於今而始有李先生。其兼出。媿美幾希乎。超先秦西京而上哉。二三子知足以知李先生。潛不至阿其所好。相與推明而傳之。風雅訓誓之精微雅。已有端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先生諱攀龍。字于鱗。學者稱爲滄溟先生。其事行具殷少保所爲誌銘及元美傳中。

題李滄溟集序

劉勅君表邑人

近世七子。碎隱有聲。遭之者人馬辟數十里。而吾黨于鱗先生。遂橫行中原。稱景勝焉。東海屠長卿。則方之揚沙走石。方之危峰峭壁。又方之濁浪崩雲。大都謂于鱗過奇耳。于鱗信奇。藉令不奇。則世將奴視之。曰此拾人脚汗者耳。胡盧不暇奚以立不朽之林哉。故商彝周鼎。秦甕漢尊。人人共寶之。非以奇乎。姑無論先民鴻製。如盤庚檀弓莊騷諸篇。子雲好奇言。少陵務警語。曷嘗不嘔心自見也。

于鱗生而役僕百家。睚眦千古。書非先秦兩漢不
 讀。言非古昔先王不稱。故片語出而人人自廢。元
 美謂其為天際峨眉。固奇之耳。余嘗按集讀之。其
 為文則包羅左國。出入揚馬。鞭笞褒雉。其為詩則
 鍊格漢魏。藉材六朝。登壇李杜。雖語語不落人口。
 吻而非艱棘。不可以讀。為揚沙走石乎。而不乏和
 風惠日也。為危峰峭壁乎。而不乏平原曠野也。為
 濁浪崩雲乎。而不乏平波展鏡也。長卿好奇。而復
 奇于鱗。奇于鱗。正其不能為于鱗者耳。語有之。乍
 見者駭。習見者厭。使于鱗不奇。世亦不奇于鱗矣。
 晉卿大夫為于鱗梓。是集固奇于鱗也。亦以為于
 鱗存奇也。

海右倡和集序

許邦才

癸亥春鄙人以謁銓復如

京師。凡所至莫不以于鱗詩發詢。而亟索者稍稍無
 則。疑雖應而稍濡。已拂形於色矣。蓋于鱗居嘗以
 病謝客。二三載間。鄙人以居艱。得嘗與侍。又近日
 題著。因涉鄙人者。居十之七八。不容以無為辭也。

然于鱗爲詩及人知于鱗詩既多歷年所則篇什與日增積往有請梓者于鱗以詮次未定又自挹抑久不發予及鄙人瀕行以請亦復辭謝不遑特屬近體二章絕句十二章爲別云乃遂以應客而請者磨至且銜前什爲未足因簡篋中得近日相與倡和者若干篇但邸次抄錄供求不給乃以梓謀之崇川殷子乃曰詩以倡和爲名則不得獨出于鱗矣鄙人則曰如形穢效顰何殷子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聽者俾工合其奏故聲不同則應必寡調不諧則聽不入吾見于鱗倡必屬和于子或子先而于鱗亦無言不酬焉彼工能霄壤者何以有是也使觀者見于鱗而不及子之見其無缺然之思不備之歎者幾希矣况取舍在人則媿與穢雖不敢自必其能免然珠玉而羨妍美豈無有諒其心於是梓者哉

梁園集序

殷士儋

正甫
邑人

蓋余與殿卿于鱗兩人者遊也。時余且穉歲。既于鱗與余先後登仕籍。而殿卿首計偕乃數不利。晚

一再為諸王相耳。然殿卿不以其故減豪舉。而愈益自奮為詩。諸與于鱗唱酬者洋洋矣。最後相大梁。則稱梁園集云。於戲平臺。修竹榛蕪。鬼面梁園。名迄千秋。在者以鄒枚諸君。故勝也。鄒枚諸君。貴不當漢一尉。然方其湛思極境。引商刻羽。造烟景於筆端。攬形類於指掌。梁王觴上客。而授簡。長卿去貨郎。而願從。斯亦足快其蘊矣。寧獨千載之下。貴於漢庭吏哉。然則殿卿自託於梁園。未可謂不遇也。

金輿山房稿序

汪道昆 伯玉 新都

濟南大學士殷公故與鄉大夫李于鱗許殿卿並起。余首得滄溟集。則于鱗先鳴。殿卿善稱詩。海右集具矣。及殷公即世。金輿山房稿始傳。蓋公門人大宗伯于公所編。中執法邵公所授梓者也。公起家三禮。則與大學士張公大司成胡公太宰陸公同出中丞吳先生之門。時同門者十人。不佞亦其一也。三大史鼎立。東觀中道隕。大司成隆慶改元。濟南江陵竝相。即江陵高視一世。退就鴈行。公自

縫掖以至衮衣日以講習論思爲事是惟無詠詠則必諧是惟無言言則必法固宜縣書寓內不啻五車乃今卒業而獲數之僅得詩二卷文十二卷詰其故夫豈挂一漏五乎哉任子盤能讀父書及門之士不容履何漏也公旣以資逢世高時著作之庭始而羽翼郎中卒之羽儀天下經國大業卒代天工先學後臣其所黼黻者在此不在彼矣子鱗陸沉中外無預天祿石渠騰驟自如滅沒超忽此天下馬也公則服箱萬乘不八馳驅聲中鸞鶴步中繩引其斯天子之路馬也與哉齊州之外三神山在焉是謂仙靈所都去人羣遠矣五岳疇自神而覲萬國咸在域中有趾者皆可躋有目者皆可仰周巡歷祀得視三公公是也且先民之托不朽參以立言仲尼之道不行斯文未喪孳孳刪述志在春秋自惟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春秋爲王者事固非空言得時而行則爲賔歌爲矢音爲臯陶謨爲伊訓爲兌命爲周召誥爲箕疇修者不越數十百言餘者殆不能以半辭是用鞞聲是用

希三代之英皆是物也齊魯爛于文學天性則然
公結袵三良左提右挈出而潤色

帝業炳然三代同風清廟遺音洋洋盈耳今所就業
足矣求多何爲吳季子稼端儼然見客是爲中丞
先生丈夫子習知公謂公不俟功成不斬名遂奉
身而退去金馬而就金輿繇此成一家言綽有餘
力公何不用也殆將以無用爲用耶竊聞公及季
年杜德機滌玄覽苞混沌襲鴻濛浸假務多言爲
名言弗屑已直將以言爲贅以名爲賓胡然而季

咸胡然而狂屈胡然而儵忽胡然而雲將脫欲授
其緒餘不可致詰且也江陵執政郡使者推轂濟
南從中衙之殿部使者及其墨綰歸葬郊逆者至
自齊問少保何爲避席而對公方屏文事抵驛書
第與二三子俱有味乎先聖之糟粕油油然樂矣
江陵正襟而長太息少保樂乎哉第不遑憂人之
憂一何憇也齊使歸報公聞而笑曰夫夫不自憂
其憂余亦安能憂人之憂也江陵子舍鼎盛析珪
連璽悉出其門顧疇昔之奏對無聞其遺草安在

卽尅核太至誰其召之公獨外其身而身存則默
存也亡如存者也要之言足術也故足多也作者
多乎哉

明農軒樂府序

唐府宗正
二菴山人
宙楨
紹齋

明農軒樂府濟南少保殷公所作也公旣罷相歸
濟上絕口不談聲利而於詩文亦謝不復爲日與
其友人許殿卿輩策款段命扁舟延眺嶠華之峯
寄傲明湖之渚酒酣興逸則肆口而占樂府數闕
間自爲曼聲引而歌之相樂也積久成帙一二三同

好者梓之濟上余從南陽司李王所得一帙受而
讀之音節鏘鏗若自金石出而情與景會語語天
成超詣辭場三昧之境卽勝國所傳諸大家之製
不是過也乃若鴻冥蟬蛻次超然觸事賞心直
以筆其爽樂自非有道詎易臻茲以是稱於薦紳
間豈獨辭調之工已耶公以台鼎舊臣道不合而
引退盛年茂德遇不究施天下談士孰不爲公搢
腕而徜徉林壑曾無幾微效憤世者所爲可槩見
矣公家深源慎而書空何辭也余刻其樂府而引

數語於帙端俾天下想公之爲人者覽是可以得其槩云

刻月梧先生詩集序

周藩中尉勤美

伯榮

王公之守開封也時時過余稱月梧先生云其曰先生不佞師也少負雋質爲諸生聲最著丙子以春秋魁東省顧久困公車不利授淮南別駕諸上官推轂特甚先生故多才尤欲役才而任事事立辦諸上官益才公他曹事皆委之則又皆辦各益起同宦者患其掩已也爲落石罷去它籍紳先生

歸者或不能絕跡公府以自佞附而先生弗屑也手一編杜門陶然自娛郡邑長吏慕其高致欲有所造請三過廬而兩稱病一則踰垣而避之卽不佞從遊見亦有時它可知也先生旣迫於窮日益刻意於詩詩雖其所自喜然而無當於志弗作也卽作而當於志然非其人弗與睹也卽人得而睹之矣然尤不欲以是爲名焉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若先生者所謂古之高尙非耶已而王公出先生詩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歎曰嗟乎古稱言爲心

聲而詩尤其精者余于先生竊不能無概焉夫謂彭澤之辭者不曰淡雅而超詣諷左司之咏者不曰幽冲而偏造玩香山之什者不曰淺淡而尙達令千載之下若起其骨而對語之致行情態無少爽者夫是以因其詩想見其人高其人益重其詩耳藉令三子浮湛宦途于澤難退剽寫蠅襲苟獵一時之好而無真得其言與骨俱朽矣何可以聲施至今余觀先生之詩非先生之詩而陶白左司之詩也內足于志外足于適假不以世間之得操

觚擗管與三子上下其結撰寧多讓哉王公曰善子可謂知先生者先生雅不欲傳其言蒙春秋高矣生平所刻意者惟此不忍使之終無傳也今掇其散逸得若干首將梓之願爲我敘其槩余卑卑何能爲先生重嘗念三子以詩名當世此面者夫豈乏人顧左司之業至宋而始傳從遊陶白者亦僅僅於廬山虎溪之側龍門雒水之間奉籃輿傳觴詠而已卒未有能表章而恢大之者公獨汲汲焉爲先生圖不朽可謂知所重矣嗟乎江公雖賢

得韋長孺而名益彰庸生雖積學賴張安昌而行
益顯公以才名爲良二千石行將步夔龍主盟風
雅何有於韋張所謂彰且顯者固未量而先生之
見重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也辱公命始爲之記
歲月云爾先生字希仲川梧其號濟南人

白鷗閣集序

公 隳

東蒙

我朝東方之業至庭實而始顯至于鱗而大著二
公皆歷下產也庭實之詩以和易勻適爲主其長
也以度于鱗之詩以高華精麗爲主其長也以氣

二公之矩矱不甚相遠而于鱗天授特異故庭實
之得者十三于鱗之得者十七自嘉隆以來家操
觚翰人握珠璧能詩者日益盛大抵多于鱗氏言
也而卒無卓然自立稱名于天下如于鱗氏者余
庚寅遊歷下淹留歲月縉紳學士乃始藉藉爲余
言君授名已而君授攜策訪余風格朗秀琬琰其
姿與余談語一夕大快于心若鶴鳴谷應氣之相
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因讀其所爲詩則非于鱗
氏言也久而玩之其景真其意遠其調逸而圓蒲

灑宛至其長也以風詩教所爲溫柔敦厚與所以道性情者此其有焉庭實于鱗之所少君授之所兼也余歎曰若其卓然自立稱名于天下者耳時君授方在公車雖詩已表見而要之非其已事垂今三十餘載益沉酣於辭賦之場其於此道倍精且土草一官卜築明湖之上日與鷗鷺相狎故其發調清遠修辭秀雅嘗出物情之外余故謂君授之長以風也是集出卽方之前載亦多在廊廡間寧獨邊李兩先生哉君授遊道已廣諸公敘述者但曰高才能詩足以平揖千古而未及其爲詩之意余故論次之如此

齊音序

王象春

季木
新城

歲乙卯屆丙辰東方大稜亂作余生坐苦乃易產出走沂走沛又走兗稍稍遷就濟上而居焉趨米價也余邑邑濟故居濟非客濟也卜一茅於湖央買小艇臚籬下又或跨馬郊坰登高而望尋耆而語濟之槩八九於目中矣晉酈道元謂濟南名泉七十二字內所無此入目可見者耳懸青澄碧實

不盡此又若太公桓公之所經營南燕僞齊之所
竊據與夫山靈川淑之厚忠臣節士之魂斷碣磨
岷之字冶子女紅之感九首獨足之誕歲時遊賞
之節千古旦暮一往而銷沉於此中何必牛山涕
哉此邦信美又吾土也往來問繹有感輒書大抵
皆悽惋蕭騷之致而其聲發則一歸於廉直無肉
好也以齊咏齊易舌不易性易性不易舌因各之
曰齊音記曰大齊五帝之遺音也此不過與山樵
野老僧耕牧相與啾啞而成者齊東野人之遺
耳采風者當附于遭徂俟著之末

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攀龍

七
邑人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遊矣則殿卿乃三
顧于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至
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
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
殿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人生產落落羈身
鄉較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
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

日月省試有司不能稱旣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
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卽縱酒譚笑上嘉版
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鈎贖駮之役苟富貴無相忘
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
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傍觀之
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遊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
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大嘗見惡之勿失此
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沉於
俗使無矜矜之行邁會屈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

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
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
歲寡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卽從遊
士數來殿卿又徃徃輟贖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
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遊士
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
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
私昵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
者對坐以日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

瑣尾鄙倍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卽忸怩作
塵狀以桐衷疑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
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
鞅去者暇余又相謂太孺人顧柰何內狂生也余
竊記殿卿自肥子來特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
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
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
濕相啣濡卽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
乃手授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
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卽有憂
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與之感
在殿卿固天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記復兒
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
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
善事乎

雙忠祠崇祀錄叙

督學趙申季

行澹
毘陵

從來不困則不亨不極困亦不極亨不晦則不顯
不極晦亦不極顯雖曰人事蓋有天道焉天人相

與之際微矣而莫不因乎其時時之未至縱刻期
其然蒼蒼者若故抑之若故遲之欲先以瞬息而
不可得若乃時之既至則雖始願所未及者固弗
適與事會而一一及之如出意外卽欲需以月日
而亦有所不能前明宋韓兩公當海邦多故濟南
告警兩公擐甲登陣帥數固守不幸而致命遂志
爲國捐軀此時之困也時之晦也兩公所無如何
者也乃當日士民且感且悼未幾而祠有建矣主
有設矣明禮有饗矣不可謂非身後之亨晦而得
顯者也然而時移代謝世運滄桑向之烏革鞮飛
者漸且淪於草莽矣曩日之俎豆烝嘗者繼且委
諸塵土矣以兩公之忠魂義魄卒不獲寸椽片瓦
長令其得所憑依卽數十年來杳無有人焉適而
問之者謂非時之亨而復困顯而復晦幾幾乎莫
可必之天也哉雖然莫謂天道不可問也今

上四十有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司明
年韓公之孫鎬亦知濟南府事兩家後裔同官同
地而值同時此又時之自困而亨自晦而顯之一

機也退食之餘痛念先人殉節湮沒不彰加意諮訪因得祠址故地雖傾圮之後轉爲民居然而木主依然尚有感其遺愛而櫛之者遂愾焉興復是任而六郡之紳衿耆庶追念兩公功在社稷感奮踴躍合詞呈請於當事願新祠宇又因韓公先祀各宦而宋公尚在闕如輿情未愜復請延入各宦俎豆春秋番爲定典於是上自巡撫藩臬下逮六郡州縣士民捐貲諏日營建且延請宋主三主崇祀膠庠凡一百有四州縣山陬海澨無不共仰其忠烈而蒸嘗弗替是則兩公之時數困阨於數十年以前而復大亨於數十年以後亦湮晦於七十七載以上而得永顯於千百世以下也視向之淪草莽而委塵土者不大相懸絕也哉祠旣成士民哀集各呈詞暨郡縣詳請諸稿彙爲一編名曰崇祀錄授之梨棗而徵叙於余余感兩公之大節及其後嗣光復之孝思與夫六郡士民秉彝之公好不覺反復於困亨顯晦之故而深有見於與時消息之義也遂書之以弁其首

萬壽宮記

萬壽宮在濟東道署之西原鹽運司舊署以運使移居驛傳道署而濟東道兼理驛傳事務乃以鹽署歸濟東署中前二層爲拜

牌朝賀之地然歷有年所頽塌不堪每至朝賀各官席地而坐一遇陰雨俱張油幕立庭中大堂傾圮危如壘卵大門二門亦僅存其意而已康熙甲申六月廣業分守濟東甫蒞任見卽慨然曰釋道者流尚知修崇廟宇焚香禮拜我輩士大夫豈可

以安設

龍亭之所聽其荒廢至此耶遂捐貲修葺堅築四圍墻垣朝堂基址增易棟梁建東西朝房

萬壽醮壇及大門二門前後四層共房二十九楹又修整照牆一座東西兩轅門闕三年而後成規模宏敞工程完固凡遇朝參已無席地雨淋之患矣乙酉春

六龍東幸士民請建

萬壽亭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士民仰被

皇恩截漕養賑蠲租煮粥連歲飢荒藉以安集故人
人感奮鼓舞踴躍卽于朝堂後啓建

萬壽亭亭內刊刻

皇上各恩諭石碑臺堦高聳櫺題煥然輝煌金壁照
耀琉璃又加築圍牆修砌庭院甬路并前此廣業
建造諸屋亦重施丹雘烏革翬飛一如大內文
于照牆兩傍立牌坊二座以肅觀瞻大中丞趙公
暨藩司高公臬司葉公濟南韓郡守實贊成之遂

爲山左巨觀紳士敬顏額曰

萬壽宮 朝賀之日堂簾秩秩環珮鏘鏘戊子三月
十八日恭逢

萬壽聖節文武叅拜萬民進宴諸技雜陳遠邇畢至
肩摩轂擊填塞街衢可謂極一時之盛並以傳不
朽之業歷觀南北諸大省有如此其壯麗者乎是
舉也始於廣業成於通省士民非

至德覃敷洪恩浩蕩孰能感孚若此歟

聖天子宵旰憂勤 諸秉憲實心實政君臣一德上

下和衷從此億萬年不拔之基千百世無疆之慶
卽於此乎卜之矣廣業僉事茲土樂觀厥成士民
請廣業爲記不揣舛陋恭叙始末以彰

聖化以志輿情云爾

歷城縣志卷十二終